



文選正文

山子點

12
十一

~ 16
3275
12



3275
12

文選正文卷之十

史論類

公孫弘傳贊

班固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克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磬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

昭和九年五月六日寄
今田九十八

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
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
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
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
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復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
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克國魏相
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
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
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寶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

文選正文卷之十一

史論類

公孫弘傳贊

班固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
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
安府庫克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
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響異人並出
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
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
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
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

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
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
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
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
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
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克國魏相
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
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
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寶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

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相皇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
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
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
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
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

于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
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
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
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
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

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
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
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
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
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鐘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
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
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
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
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
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
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一時江湖來

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一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
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
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
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
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旣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
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
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
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
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
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
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

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一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如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

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木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胷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

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源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粟卽有邠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糧于曩陟則在嚙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於太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一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於王季能貺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頰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

文選正文卷之十一
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綿纏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

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杅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其嗤黜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

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紉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小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

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旣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講業故改

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監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詖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誓及周室東

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家嗣遺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克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

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
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
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
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
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奸
合遂忘潛蠹自古雖主幼時難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
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
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吳皇統屢
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
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
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繆紲於罔犴之下湮滅連踵

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
詩書所歎畧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
異而同厝止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
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之此紀
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
威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
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
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旣衰降及霸德猶能授
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

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在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醢。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人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卽以事

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策。係之篇末。以志功臣。次云爾。

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

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闔尹審門。闔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信。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闔人不復雜。

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闔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官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貪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收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

書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音曲求。則光寵二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其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棋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物珍藏。嬌媿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克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削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自銜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

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斐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逸民傳論

范曄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頹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

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
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貴
埃之中。自致寔區之外。具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
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
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之者。
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
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賈相望於
巖中矣。若薛方逢明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
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
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
朝。處于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

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合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
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
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
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
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
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
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
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
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

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宜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飇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辭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輝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奇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甲仲文始。華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社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宜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

鈞甲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傳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敷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一漢，茲道未華。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豎之干，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爲一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

衣冠，莫非一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堵闔之存，宜有司存，旣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痍，構於牀第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彘，來悉方輶，素縑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益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

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懼憚宗戚欲使幼主
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民
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疾
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史述贊類

述高紀第一

班固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于
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
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
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怒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
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奉行天

罰赫赫明明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闔闔恣趙朝政在
王炎炎燎火光允不陽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疾
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縮自同閉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祚
惟殃吳克忠信胤嗣乃長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曄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麟迴三精霧塞民厭淫詐神
思反德世祖延命靈貺自甄沈機先物深畧緯文尋邑百萬

獵虎爲羣長轂雷野高旗彗雲英威旣振新都自焚虔劉庸
代紛紜梁趙三河木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
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旣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謀赴赴雄斷於
赫有命系我隆漢

論類

過秦論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
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
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旣沒惠文武昭蒙故業
因遺策南取漢中四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

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
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
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
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
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
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
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
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
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

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
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
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
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上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燔名城殺豪
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鑠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
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
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
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
世之業也始皇旣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

子所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
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
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
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
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不鉅於鉤戟長
鑊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
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
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
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

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二年矣。吳王恠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日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

者有悖於日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日而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子直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竝進。遂及飛廉惡來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

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卽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罔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相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

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旣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

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
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
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
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
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
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
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
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四子講德論 并序

王褒

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
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徵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

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
遭聖主。平世而又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
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蠅
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
僕雖鄙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
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
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
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爲親者
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
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逢而相知者。千
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

公輸不能以斷。但懸曼增蒲。且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擘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上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歎聞曩。從未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宜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二篇之詩。以歌

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二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宜。故美玉蘊於砥。硃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

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哀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宜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耆耆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

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鮪鱣竝逃九戩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耻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緝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室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

生之憤願。一生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蟬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穀。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

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刳踐有種。蠡泄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耻。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

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絳紵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悵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愉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逢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犖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蒞，莫不肌栗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怔忡，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

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四海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無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闡，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驕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

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
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
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耒收秋則奔狐馳兔獲刈則顛倒殪
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
驚邊圻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威威靈
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
之所接編結沮顏焦齒臬瞞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
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
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
人黠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于是二客醉于仁義
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
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
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
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
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
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
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
本功德不紀而得偏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
不逢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此天下於
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

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饑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干天位者乎？是故鷲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鳴，不奮六翮之用；桑柘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漢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君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寤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誓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一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竝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

二

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
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女。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
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傳也。應
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
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朝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
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聞於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
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諫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
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
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
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
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

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
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
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
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
多不強。加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管目前之
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
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

曹冏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
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
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

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復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智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疆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

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胃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權，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停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

細其義。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必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

功推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下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

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

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會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藜藿。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畧。耻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第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

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
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代
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
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會無一
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榦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
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
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
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
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
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
小可以譬大且壙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

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
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
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
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
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
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

韋曜

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
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
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
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

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碁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秤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

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肝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興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

之杯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養生論

嵇康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臚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

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眠。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

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暝。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

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

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際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

運命論

李康

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

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以游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各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

如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睚，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郊，歷上世三十一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闔閭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

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
要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
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
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
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
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
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
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聞其言。故曰。治
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
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
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

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
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
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
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迹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
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
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
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
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
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
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
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

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條威
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
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
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
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
冒其貨賄。淫其聲色。眠眠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
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觸鏹
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
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
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
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

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
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閒。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
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
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
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
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
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
之稼如雲矣。椎紵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
也。爲物甚衆。爲已甚寡。不愛其身。而齎其神。風驚塵起。散而
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

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
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
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耻得之而弗能治也
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
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
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機
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辯亡論上

陸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
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
荆南摧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邦震盪兵交則醜虜授
馘遂掃清宗祊恭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騰起之師跨
邑哮囁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
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忘規武節未
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旣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羽冠秀發
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
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
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
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
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

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
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
襲於逸軌睿心因乎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
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
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鶩異
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
疇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
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
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
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
咨沈疇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

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疆隸以補過謀無遺譖舉不失策
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
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折萬計龍躍
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
許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
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
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
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
摧銳蓬龍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一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血財
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
時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浹東包百越之地南括

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鍛。望廳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珠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軻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旣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審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下。奉離婁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兀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旣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

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丁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木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

明睿逢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

下其謂朕何。宮室與服。蓋慊如也。爰及中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麤脩雖釀。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

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平。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

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出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後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遽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又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

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五等諸侯論

陸機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綴世之長御。

識人情之大力。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爲己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上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長足以御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昀。四體辭難。而心膂獲又。蓋二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

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疆禦。厚下之典漏於未折。侵弱之釁。遽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日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豨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周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上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冀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將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

與此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開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勸王。諸侯必應。一朝振袂。遠國先叛。故溫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冉之志。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益。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連六臣犯其羽網。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

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
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
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疆臣
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
衰。難與王室放命者七。臣下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
據其天邑。鉦聲震於闕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幾旬。害不
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
鄭。豈若一漢階闔。憂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
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
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
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

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
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上。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
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
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
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
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爲治。大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
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洽哉。故先
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
貪殘之萌。皆如琴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
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己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
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

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使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
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
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
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
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前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
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
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辨命論 并序

劉峻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
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
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

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
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養而居大位。
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
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鵬冠甕牖。必以
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譏譏謹。昨異端斯起。蕭
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
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
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
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
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
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

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
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
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
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寔其尾宜尼絕其糧顏回
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芟苜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
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
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
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溺於風穴此豈才不
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歊歊躬瑾並一時秀士也。歊
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瑾則志烈秋霜
心貞琨玉必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

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
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
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
骨填川谷埋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隸
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
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之謂矣。然命
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
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
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
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
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龜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
文選正文卷之十一

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曾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
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
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賦理哆嘑頤頰形之異也朝秀長終龜
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
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一也而未識於十其蔽
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
刑歷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
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
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
之甲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
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崙礫石與瓊瑛俱焚嚴

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
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
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
明也而碎結縵之鴻輝燧懸黎之夜色抑人之量有短哉若
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
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詭耻豈崔馬之流乎
及至開東閣列五門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
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
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
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
器鳥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檣杙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

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我
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雖
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
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溥洛。傾五都。居先
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
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
傾。盈縮遞運。而汎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
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土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
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大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絀中庸。在於
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
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弑逆之禍。而商臣

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山之善。不能息其結縷。斯則邪正由
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收宋公一言。
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
于公高門。以待封巖。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
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
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
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
今以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
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助
華之高。延年殘獮。未甚東陵之酷。暴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
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

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水紕，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戚，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訕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

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膠漆，志婉變於埴篔，聖賢以此鑲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舜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無絃微音，未逢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蛟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贊臺壘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棟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

義琢磨道德。驪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翕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籍譽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且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墮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

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霑玉笋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頰頤。賊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煥。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用其餘論。附駟驥之旌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喟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

是以五員濯漑於宰韜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日窮交其流四也馳驚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縵所以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洲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技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續微剽撤雖共工之鬼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詖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日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買鬻故相譚譬之於闕闔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

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未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勸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擯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結銀黃夙昭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駟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閭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

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
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罕
左之微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
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
南，寄命嶂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半舌下泣
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
門，豈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
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耻之也。
誠畏之也。

文選正文卷之十一

